

→→在大屏幕下转一圈，众里寻她，我与其中一位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撞在了一起。

## 【过去时】

●与大多数人相比，我很幸运，比较早地接触到了电脑和网络，那是因为我借了职业的东风，领先一步用上了这些“新式武器”。“近水楼台”的我，还凭着先天的便利条件，在看似虚幻不着边际的网海中觅到了今生真爱，成功地将一位女网友升格为了妻子和孩子他妈。今天，我和妻子结婚已经结婚10年，儿子都快上小学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，因为爱好涂鸦写作，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吟风弄月的文字，遂被领导相中，一纸调令，将我从小基层擢升到机关搞宣传工作。在这种号称有百年历史的国企，我这个只有技校学历的草根小子，能调到机关，那是多大的荣耀和不易。

机关的待遇果然不一般，在当时还属于稀罕物的电脑，在这里却已几乎普及为人人必备的办公工具了，我也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。虽然是时不时要“发发嗙”死机一次的486，虽然是今天看来相当笨拙的DOS系统，虽然用的文字处理软件是WPS，但对当年的我来说，却已经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事了。看到自己的一个字一个字流淌到蓝色的屏幕上，随后又很快地从喷墨打印机里吐出一份份文稿，我的思想结晶就这么干净整齐、清晰直观地呈现在眼前，当时心头的那种惊喜和“新生”感，不亚于后来与妻子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！

也许，只有长年浸淫于文山字海中的人，才能像我一样地震撼。要知道，在电脑出现前，平时写每一篇文章，我先得在纸上打草稿，在草稿上再反反复复改几遍，最后定稿了，还得用钢笔重新在方格子稿纸上端正地誊写一遍，那可真累人！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天气寒冷，我为了写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，趴在写字台上写了三遍，写到后来手和笔一起冻僵，手捏不住笔，笔写不出字。我还只能自我安慰，自己至少比曹雪芹那个年代写字强吧，起码不用磨墨和使唤毛笔哦！那时候没有电脑，网络和mail更是天外传说。我誊抄完毕，还得将一厚沓稿纸装订好，送去邮局寄到出版社。我花了如此沉重代价，寄出去的书稿却如泥牛入海毫无回应，我非常伤心。可现在好了，有了电脑的大力帮助，从此我再也不用在方格子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了，从“笔耕”到“码字”，这对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是质的飞跃，劳动力得到了颠覆性的解放，即便写出来的文章不中用，那失败的代价也较以前小多了！可谁知，不久后互联网的横空出世，又使我的写作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，推进我的事业也上了一个台阶。

本人所在的企业是当年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筹建者，我不是决策领导，也非一线员工，但因为身处其中，又是从事宣传工作，我还是多少目睹到了互联网在上海蹒跚起步的艰难，亲历了在本地网络建设上的一幕幕场景。经历过当年中国互联网初级阶段的网友，恐怕个个都有那份记忆犹深的煎熬和“肉痛”。除了要忍受龟爬一般的浏览和下载速度，还要为拨号上网或购买上网卡付出不菲的银子！当然，我是“靠山吃山”者，上网费用基本可以免却，但网络“龟速”所导致的时间上的浪费，却与外人无异。那时，随便打开一个网页要几分钟，下载一个很小的文件都要等上老半天，真是让人肚肠痒死！除此之外，更得提防时不时的掉线或死机。每当一遍遍地重听拨号上网特有的“叽——咕噜咕”的声音时，我总是会想到工业革命刚开始那会，眼前仿佛出现蒸汽火车喷响鼻吐白烟的景致。天啊，虽然我们号称已进入互联网时代，但凭这种让人肚肠痒死的上网速度，能将我们载入到传说中的高效快速的信息时代吗？

尽管网速奇慢，电脑配置低档，但同以前纯手工写作、纸质文稿的邮寄方式相比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电脑用起来，再加上网络、伊妹儿的问世，我工作如虎添翼，效率大大提高，业务宣传和公文写作的质量、数量显著提升，领导很满意，特批给我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电脑，东芝的，近2万元，理论上虽然只有使用权，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爱拎到哪就拎到哪。要知道，那时上海市区的房价也就三四千元一平方，我随身就提着市中心的一个“厨房”，岂不是很炫耀的事？所以，虽然这家伙又厚又重，可我还是愿意有事没事地带着它同行，那神气劲别提了！事实上，这部东芝笔记本给我的，不仅仅是神气，后来还助我搜索到了难得的爱情。

●90年代末21世纪初，网络上最流行的几件事：聊天、发帖跟帖、玩联网游戏。这几样，我都有份。而最爱的，就是聊天。1999年，QQ的注册用户达到100万，这其中就有我一个。经过几年积累，我个人的QQ好友数有七八十个之多，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。有一个阶段，我对QQ聊天很着迷，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电脑上网，找人聊天。那时，能够经常用电脑上网的人，素质一般都不会很低，不是公司职员，就是家境小康者，网络环境因此还比较单纯干净，绝少有用网络来搞乌七八糟的事的人。

现实生活圈子狭窄闭塞，我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尝试用神奇的网络来寻爱了，一心想从个人“收藏”着的数十名QQ好友中“淘金”，巴望收获到梦中的伊人。好在此时，上网方式有了发展，拨号上网逐渐被新冒出来的“一线通”ISDN所取代。ISDN其实就是拨号上网的“升级版”，同56K的网速相比，的确有了增长，但终究还是“五十步”与“一百步”之间的距离，没有质的变化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总算也是一次进步，又让我们网民向前跨了一步。我就把公司赐给的笔记本电脑与ISDN配套组合，天天晚上遨游于网海，沉湎于QQ。甚至，白天上班稍一有空，我也会从单位的局域网“出轨”，连上外网，与QQ伙伴搭讪。每当电脑响起“滴滴滴”的“求其友声”，下方闪烁起各种稀奇古怪的头像时，我心里总是兴奋掺杂着紧张，就怕被其他的同事发现秘密。那种偷偷甜蜜的滋味，至今不忘。

线下没爱线上找，众里寻她千百度，就这样，我通过网络聊天，结交了一批异性网友，也前前后后约见了多人（至于具体数字，不便透露，以免亲爱的妻子有想法），可在见到妻子之前，我遭遇的不是见光死，就是



## 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
请勿对号入座。

插图：施植民 组合II
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成光 整理/步兵

# “近水楼台”网恋成果

中途夭折不了了之。眼看着三十出头了，个人问题还是八字没一撇，我日益心焦。

在一个落寞的晚上，我又照样打开笔记本，连上了QQ。不知怎的，这天的QQ特别冷清，一个在线朋友都没有。我只好登陆久违的论坛，百无聊赖地随便去看看。一篇题为《悼念贾宝玉》的文章扑入眼帘，其借古讽今，感慨在功利浮躁的当今，再没人像情种贾宝玉那样唯情至上了。在文末处，作者“执子之手”还搞了点创意：一架天平上，一端是鲜红的爱心，另一端是钱币和官印。天平在左右晃动，最终，爱心抵不住沉沉的钱币官印，被荡到半空，化作一缕青烟。我猜写出这种酸不拉唧文字的人年纪不会很大，一时兴起，便回敬了篇《谢绝贾宝玉》，洋洋千言，文势磅礴，既语带调侃，又循循善诱地开导，寄语他成熟点现实点，将做白日梦的精力，化为赚钱做房奴的动力。针对“执子之手”，我特意起了个“氓之蚩蚩”，想借用这个诗经中的负心汉名字，进一步地触动他。

第二天我再度登陆，就见一个“急寻氓之蚩蚩”的帖子在召唤。根据这位“执子之手”留下的QQ号，我将其添加进了好友栏，与之聊了起来。起先，那条“手”还恳切地劝我，道什么“尽管物欲横流，但仍有像宝玉那样相信爱情的人存在”云云。面对她的唐僧式念叨，我连发几个嘲笑的大嘴，说满世界恐怕只有你一人如此痴情吧，但遗憾的是你不会有中奖机会，永远遇不上同样的另一半！我的嘲弄终于让她没了耐心，恼羞成怒，词锋尖利起来。在你来我去的交锋中，我套出了“执子之手”先生女扮男装的真相。从此以后，每晚与她的斗嘴愠气成了我的一大消遣，她每提出一个观点，我都要想方设法驳斥，以致她经常骂我是“冤家”！后来我渐渐地了解到，“执子之手”是上海浦东人，而我从小出生在浦西老城区，在认识她之前的30年里，我去浦东总计也没超过10次。网络就像一根无形的绳，悄悄地把我的心挽在了浦江彼岸的这个陌生人身上，发展到后来，我俩的命运，也被紧紧地捆在一起。我的家，我的爱，最终都落到了浦东这块热土。“执子之手，与之偕老”，一语成真。

与“手”在网上拌嘴经月，我抵不了俗念的诱惑，冒着见光死的风险，约她在周末见面，见面的地点，正是10多年前上海最时尚的网友见面地——西藏中路与武胜路交界处的人民广场液晶大屏幕下。那时没有无线宽带，没有3G网络，第一次见面的我们只能靠短信和电话来联系。出发前，我用沉重的摩托罗拉发了条提示短信：“本人穿蓝色外衣，戴眼镜，个高偏瘦。”迟迟没有收到回音，我以为自己如实的外形描述让她失望，心中那个忐忑啊！但我还是鼓足勇气，准时现身在大屏幕下。四周都是约会的男女，都手捧老掉牙的手机大声嚷嚷。手机信号不好怎么办？声音嘈杂听不清怎么办？关键时刻，还是人的感觉更管用，

冥冥中似有天意，在大屏幕下转一圈，众里寻她，我与其中一位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撞在了一起。

●就在我们在咖啡馆相见恨晚地谈了两小时后，她的那部同样沉重的诺基亚“嗒”的一声响，短信来了，她诧异地拿给我看，屏幕上赫然写着：“本人穿蓝色外衣，戴眼镜，个高偏瘦。”我的天，这条古老的短信，几乎就和我末班车爱情一样，都是那么地姗姗来迟！要不是注定有缘，我们的故事，可能就要终结于那个没有WIFI，没有无线宽带，也没有微信的年代了。

之后的十多年，互联网接入风起云涌发展神速，我所在的上海，如今已建成“中国光网第一城”，网速首屈一指。而有些自豪的是，我所在的公司，正是创造这一成就的骨干建设者，“光进铜退”、“百兆入户”、“智慧城市”……宽带一次次提速，互联网接入越来越快。我既是这一切的见证者，也是受惠者。可以说，没有无所不能的互联网，没有越来越神的宽带、无线接入，没有WIFI，没有微信、淘宝，我真不知日子怎么过？它们贯穿了我和妻子感情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全过程。我们的婚房，是在搜房网淘到的信息，即刻赶往，才抢到了最后一套。儿子的幼儿园学区房，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时，由老婆在出差的火车上上网时找着的。家人生病，也靠网上预约，才解除了排队挂号之苦。吃饭用团购，出行靠导航，生活用品网上订……中国社会接入互联网20年来，使我们的生活大爆炸，大变样！

今年，我和妻子迎来了结婚十周年。遥想十年前，我和妻子隔着黄浦江，用“龟速”来拨号上网，用6位号QQ来聊文艺，斗嘴愠气。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，夜深人静时，隔着一层砖墙，手握苹果，用视频来“直播”儿子入睡与否的动静，甚至，拌嘴吵架，各睡各的屋，我们也要用微信来“隔空打牛”，互发或鬼脸或雷霆的表情符号。如今，我说起老爸老妈昔日艰难上网，勉强通联，儿子自顾自地盯着平板电脑，飞快地玩着切西瓜游戏，半晌，冒出一句：“这个游戏不好玩，再用WIFI下个免费的APP吧！”唉，4G时代的孩子，与生俱来就享受到了高速上网的成果，似乎天经地义，根本就不屑老爸的忆苦思甜。那么，“老早子”的56K网速、痒透肚肠的下载文件、“叽咕噜咕”的拨号连接声，这一切，就留给我们慢慢地怀念吧！我们这代与中国20年互联网风雨相伴一路走来的历程，且行且珍惜！

## 【现在时】

成光真心感谢中国互联网的发展！正是那神奇的网络，使自己的感情生活柳暗花明，搜索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真爱，并结出了硕果，过上了三口之家的快乐生活。